

◎ 吴作桥 / 著

鲁迅

LUXUNSUITAN

随谈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DAXUECHUBANSHE

鲁迅随谈



吉林大学出版社

鲁迅随谈

吴作桥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邵宇彤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嘉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2007年11月 第1版

印 张: 12 12 5 字 数·280千字

2007年11月 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 //www.jlup com cn](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ISBN978-7-5601-3204-4

定 价: 28 00

前 记

这是我 1981 至 2006 年 25 年间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长短论文的合集。都是在各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结集时，对文中一些排错、疏忽的地方做了更正，其余均按初发表时的样子付排，不做任何内容或句子的改动与伪饰。标题后或文中带 * 号的地方，是结集时此处需要说明的一些情况，不是原有的。

以此长短论文 68 篇，算作对本人这 25 年人生之路的一个回眸与检阅。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吴作桥

2006 年 4 月 15 日于长春南湖滨湖居

目 录

鲁迅与电影	(1)
鲁迅也爱看纪录片	(3)
鲁迅——电影工作者的挚友	(5)
鲁迅与台湾	(7)
鲁迅与台湾文学	(9)
鲁迅与李辉英	(11)
也谈鲁迅的“迅”字——与侯外庐先生商榷	(13)
鲁迅与长春	(16)
鲁迅与画	(18)
鲁迅与废名	(19)
鲁迅拟编写的著作	(27)
鲁迅与《红楼梦》	(29)
鲁迅手迹两至江城	(31)
鲁迅与杨振声	(32)
胡适心目中的鲁迅	(33)
论果戈理《狂人日记》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多 元影响	(35)
谈谈鲁迅的演讲	(45)
鲁迅造字	(51)
不应只有一把审美标尺——谈夏秋冬同志 《试谈(呐喊)、(彷徨)的缺陷》	(53)

不应否定鲁迅对《玉君》的批评——与张华同志

商榷	(65)
鲁迅书籍的装帧	(75)
试论鲁迅文学的世界影响	(77)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	(87)
鲁迅的友人与吉林	(97)
鲁迅与吉林籍作家	(99)
鲁迅与吉林当代作家	(101)
鲁迅笔下的吉林	(105)
鲁迅与王实味	(107)
鲁迅留日离穗日期及其所乘之船只	(109)
关于琴姑的“神话”	(112)
鲁迅与集邮	(115)
鲁迅佚简概说	(117)
新版《鲁迅全集》简注补正四则	(121)
鲁迅与许羨苏	(124)
鲁迅与标点符号	(127)
鲁迅书信的祝颂语	(131)
也谈鲁迅与许羨苏	(135)
应实事求是地解释鲁迅议论丁玲的两则语录——	
与吴海发、王中忱、尚侠三位先生商榷	(139)
鲁迅与家乡菜	(148)
也谈《孔乙己》的写作年月及其主题思想——	
与金芹先生商榷	(151)
《三人行》中若干史料的失真	(163)
试谈鲁迅的人道主义	(167)
是学说,还是诬陷——读王家平	

《回归人世的鲁迅》	(179)
高、鲁“爱情纠纷说”辨正——与董大中先生	
商榷	(182)
晚清小说的奇株奇葩——谈鲁迅的	
《斯巴达之魂》	(193)
《智识即罪恶》仍应编入《热风》中——与胡尹强	
先生商榷	(201)
鲁迅：对新村主义的冷漠	(212)
新发现——鲁迅论朱仙镇年画残简	(224)
《鲁迅佚文全集》书信部分漫笔——兼致	
刘运峰先生	(228)
《“钱王登假仍如在”》再辨正——与宋立民等先生	
商榷	(239)
再论《斯巴达之魂》是创作小说——与樽本照雄先生	
商榷	(248)
也谈“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对谢泳质疑的	
质疑	(257)
“豆腐西施”仍是一个否定性人物	(260)
鲁迅当过咸亨酒店小伙计吗	(265)
蒋锡金先生谈鲁迅、许广平——悼蒋锡金先生	(268)
“神矢”的出典及其他——与吴海发先生商榷	(273)
鲁迅、茅盾自己说：他们疏远了	(281)
鲁迅杂文体式略论	(284)
小粉红花、小青虫隐喻许广平吗？	(294)
所谓“呈请”、“通缉”纯属传言	(305)
《中国鲁迅学通史》的若干讹误与不足	(313)
论鲁迅佚简的美学价值	(319)

冬藏老人的文章及其他——与倪墨炎先生商榷 ...	(330)
“三昧”仍应是“三味”	(339)
《并不神秘的许羨苏》之三瑕	(341)
论郭沫若的鲁迅观	(344)
论《野草》的寓言性	(360)
2005 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补正五则	(374)

鲁迅与电影

鲁迅先生也是很爱看电影的。据记载，他一生看的电影，至少有一百五十余部，而且，这些电影又都是在我国电影事业的拓荒时期看的。当时拍摄技术不高，影片质量很差，数量又少，鲁迅如此喜欢看电影，就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鲁迅先生不喜欢游山玩水，更不喜欢逛公园，遛马路；看电影对鲁迅先生来讲，就是一种最好的休息方式了。鲁迅先生从早到晚，日以继夜地工作，每晚写文章，常常是写至深夜，甚至破晓。看看电影，可以使战斗的、紧张的身心松弛一下，愉快一下，它起的作用，恐怕就是鲁迅送许广平《芥子园画谱》所起的一种“怡倦眼”的作用吧；当然，送画谱那是“聊借画图怡倦眼”，看电影却是“聊借影片怡倦眼”了。方式不同，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鲁迅看电影，也并不只为了“休息”，它也是鲁迅了解人生，了解社会，为下一个战斗做准备——“披坚执锐”的前奏。鲁迅很爱看纪录片，例如影片《非洲战争》、《南极探险》、《电国秘密》，鲁迅都是很欣赏的。看了一部描写马来风光的纪录片，他说：影片使他懂得了马来深林中的情况。看了反动影片《瑶山艳史》，他立即写了杂文《电影的教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开化瑶民的反动宣传，预以有力痛击。所以，看电影对鲁迅来说，既是休息又是战斗。

鲁迅看电影，有时要写下自己的评价，就像老师给学生的作文评分一样。他看完后，在《日记》里要写下“殊不佳也”、“皆不见佳”或“甚佳”等字样。看了影片《复仇艳

遇》，他极口称赞这部影片，并向友人推荐。看了影片《诗人挖目记》，他写到：“浅妄极矣。”许广平回忆说：“这部影片内容的荒唐和表演的不进步，使他没有看完就走。”鲁迅欣赏电影是三个字：真、善、美。“妄”，就是不真实；“浅”，就是不美好；“浅妄”的东西不会是善的即进步的东西。对这样的片子，鲁迅怎能看下去呢？

鲁迅先生对中国电影事业也是有建树的。1923年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时，曾亲自保存一部摹利玛窦本的地图影片。这部影片的保存，对我国科教片、教学片事业的发展是有意义的。鲁迅先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关怀，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原刊1981年4月号《电影介绍》总第22期）

鲁迅也爱看纪录片

鲁迅先生不但爱看故事片，也非常爱看纪录片，据不完全统计，在鲁迅看过的一百五十余部影片中，纪录片竟占六分之一以上。鲁迅看过的纪录片，题材相当广泛：有反映黑非洲、美洲和马来半岛异域情调和风土人情的，如《非洲战争》、《非洲探险记》、《南美风光》等；有反映自然科学的现状与进展情况的，如《科学怪人》、《电国秘密》、《南极探险》等；还有一些航海与航空演习片，鲁迅也非常喜欢看。他看这些片子，往往有一种执意留连和乐以忘返之情溢于言表，尽管有时某部片子质量差些，他不甚满意，也要看至终场或看完续集方肯罢休。这种酷爱纪录片的生动情景，确实非常令人感动。

鲁迅这样爱看纪录片不是没有原因的。据许广平同志回忆说：“他选择片子并不苛刻，是多少带着到实地参观的情绪去的。”鲁迅先生自己也这样说：“非洲我们是不会去的了，能在电影中了解了解也是好的。”这就是说，鲁迅先生是带着开扩眼界、寻求知识的心意看纪录片的。的确，纪录片能使人增学识、长见识。在这一点上，纪录片自有其他片种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长处。鲁迅先生爱看纪录片的另一个原因是为论战而搜觅论据，为战斗而寻求枪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看纪录片是鲁迅杂文写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那寒光闪耀的匕首一般的杂文与异国风光的优美而新奇的电影画面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在我国杂文史上也是别具一格的几叶奇丽的篇章。

很明显，鲁迅先生爱看纪录片，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消遣或特异的癖好，它是鲁迅先生不忘现实，不忘人生，不忘战斗的伟大品格的光辉写照。鲁迅先生对纪录片的积极欣赏，执意寻觅的可贵精神，对我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启示；它告诉我们：纪录片是我们学习社会，学习人生，学习优美情操的诚实而又可信赖的教科书。

（原刊 1981 年 9 月号《电影介绍》总第 27 期）

鲁迅——电影工作者的挚友

鲁迅先生对进步的影人是同情的、支持的，有时甚至径直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他是一切善良的、正义的、爱国的电影工作者的良师和挚友。

在旧社会，演员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1935年5月，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因受不了拨弄是非的某流氓小报的人身攻击而自杀了。鲁迅先生闻讯后悲愤得很，他特地写了杂文《论人言可畏》，对阮玲玉的悲惨遭遇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对迫害阮玲玉致死的卑污而无耻的文痞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以自己的笔，卫护了生活底层一位可怜的弱女子——一位著名影星的名声和尊严。他是站在被欺凌与被损害者的一边。

在旧中国，一些奴颜媚骨的人是崇外的。可是当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冯史丹堡来华拍摄的如实反映中国现状的影片《上海快车》上映时，却意外地受到了洋奴们的攻击。他们说《上海快车》歪曲了中国的现实。鲁迅先生听了这些盛极一时的鼓噪，仗义执言地为冯史丹堡的影片辩护。他说影片没有把中国的“浮肿”当成“肥胖”来歌颂，这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鲁迅为冯史丹堡的《上海快车》所做的辩护，在中美两国人民的文化交往史上，是一段千古永传的佳话。

1932年10月，一位名叫张慧冲的电影摄影师去东北拍摄东北义勇军抗日生活的纪录片，次年3月11日完成拍片任务回到上海。他在上海用亲眼见到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的实事，戳穿了蒋介石“日军所至，抵抗随之”的假面目。鲁迅听了，非常兴奋。他把张慧冲在上海的谈话写进杂文《迎头

经》中，记下了自己与电影工作者并肩战斗的一页闪光的历史。鲁迅用自己的同情心、正直和弥足珍贵的勇气卫护了电影工作者的信誉和尊严，也赢得了电影工作者的崇敬。他逝世时，许多影人参加了先生的送葬行列。

（原刊 1981 年 9 月 15 日《长春日报》总第 10546 号）

鲁迅与台湾

鲁迅先生对祖国的宝岛台湾一直怀着很深厚的感情。他始终未忘记台湾开拓者们的业绩，也始终未忘记台湾令人忧心如焚的历史与现状。他热切希望着台湾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鲁迅先生清楚地记得，台湾是哪一年被清军占领的。一提起台湾，他首先要记起郑成功，记起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的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他在《厦门通信》一文中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这“遗迹”，便是一堵在鲁迅住所附近的、据说是郑成功修筑的城墙。他说：这堵墙下的沙，被人挖去弄到鼓浪屿去卖，眼看着城基快不保了。鲁迅希望人们停止挖砂，保护这一郑成功在厦门抗清时期的历史遗迹。这种深沉的感情，源于先生对台湾的挚爱，是很令人感动的。

鲁迅先生在世时，台湾早已饱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几十年的蹂躏。先生对当时有些台湾同胞只会说日本话，而不会中国话感到刀刺心扉一般的疼痛，对某些国人已忘记了台湾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怅与愤慨。他说：祖国并没有忘记台湾，只是由于“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无暇了”。对台湾历史的忧思，如一根极敏感的神经，时时牵系着鲁迅先生战斗的情思。

鲁迅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曾说：“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希望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

益。”鲁迅先生深知台湾人民的愿望，就是“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地回归祖国，与祖国一起富强。鲁迅先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和热情参加者。逝世前，他也表示了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如果先生而今仍健在的话，他也一定会支持国共第三次合作。看到台湾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正是先生生前所朝夕相盼的事呵。

（原刊1981年10月22日《长春日报》总第10577号）

鲁迅与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经历了较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浪涛的每一道波纹，每一束浪花都能映出鲁迅的影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现代文学伟大奠基者的鲁迅，同时也是现代台湾文学的伟大开拓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波涛，像台湾海峡的海浪，无时无刻不在拍击着台湾岛。1920年前后，台湾便出现了一些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协会和白话文研究会等组织。此后，大陆的新文学相继传入台湾，台湾开始出现了现代文学。台湾现代文学，正是带着“鲁迅风”特有的文采而翻开了第一页的。

历尽了半个世纪的痛苦与灾难，台湾终于在1945年重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不久，国民党当局实行的白色恐怖，就对鲁迅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采取“查、封、禁、堵”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作品在台湾仍有不小的影响。1946年夏，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来台湾任编译馆馆长。他在台湾宣传鲁迅，传播鲁迅的作品。1947年，他出版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对鲁迅的思想与作品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同年，他又为《台湾文化协会》组织了“文艺讲座”，专讲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后来，许先生竟因此而被台湾当局暗杀了。许先生的死，恰恰告诉我们，鲁迅的作品在战后的台湾是查封不了、禁堵不住的。

到了80年代，台湾当局对鲁迅的作品已无法查封和禁堵了。台湾作家要求开禁中国30年代文学的呼声日高，终于出现了一些官方允准的介绍鲁迅的研究丛刊和创作丛刊。在30